

湘

軍

記

湘軍記卷七

東湖王定安撰

綏輯淮甸篇

安徽襟江帶淮江以南士喜儒術異懦不好武民則懋遷服賈於外無雄桀梟猛之姿故畏禍亂少姦宄獨濱淮郡邑當南北之交風氣慄急其俗好俠輕死挾刃報仇承平時已然自洪酋陷金陵皖北伏莽滋益多其最著者李兆受苗沛霖跨州連縣徵糧權稅料民伍田疇儼然割據矣朝廷以粵寇亟聽將帥策一意羈縻之兆受沛霖假官爵

號召徒黨名益順驕恣橫行所在莫誰何民尤患苦之然
烏合無紀律名爲桀鰲其實孱冗不任戰二人之降皆由
勝保是時豫皖捻患熾常

簡威望大臣諳兵事者駐淮上治軍北屏中原南禦粵捻
亦陰以控馭苗李焉李兆受者河南固始人咸豐三年始
爲捻於霍邱眾纔數百出沒光州光山商城固始間四年
河南巡撫英桂遣兵六百圍捕不獲兆受益句結皖匪有
眾二千六月圍商城邑紳周祖頤擊之英桂以捷聞五年
九月兆受竄霍山之攢板沖爲練勇鄢立功所敗遁回麻

埠縣丞張曜率師躡之戰於流波幢斬李兆慶等百數十人時徽甯池太廣兵備道何桂珍屯霍山十月擊兆受破其眾擒黨洵懼兆受與馬超江相繼降桂珍提飢軍三千人轉戰楚皖又益以新降之眾無所得食始什人賦麴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兆受感桂珍忠勤不忍遽背然絕糧久怪桂珍無以活之意望甚會馬超江爲匪徒所殺兆受怒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擒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

匍伏詣桂珍自陳無他。桂珍撫慰。稍稍綏定矣。會皖帥有密書抵桂珍。囑以圖剪叛賊。毋後人發。書爲兆受得。十一月壬戌。兆受佯置酒高會。而伏兵戕桂珍於英山之小南門。同時遇難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圩寨。眾號數萬。七年二月。兆受導粵賊陷六安。霍邱圍壽州。時都統勝保援固始。戰屢捷。副都御史袁甲三督師亳州。兆受合粵賊陷正陽關。圍潁上甚急。聲言將趨潁州。犯歸德陳州。他股由霍邱援烏龍集。自皖之六霍。豫之光固息商。所在皆賊。三月。勝保擊捻酋張樂刑於柳溝。敗之。四月。潁上解圍。

五月勝保大捷於三河尖。張樂刑赴霍邱。依兆受將乞援粵賊。閏五月勝保攻正陽關。兆受踞葉家集。出擾光固。勝保遣軍進駐黎家集。捻聞大軍且至。皆走六霍之交。七月己丑。勝保克霍邱。攻正陽益力。八月兆受率眾五六千由枸杞園劉帝城。聲言與正陽賊合。竄懷遠鳳陽。勝保遣邱聯恩等躡擊敗之。甲辰克正陽。八年五月勝保袁甲三奏言年來南軍屢捷。逆黨就衰。而金陵未及克。皖北未肅清者。皆由李兆受糾黨二三萬橫截官軍。以助賊勢。句結北捻。以樹賊援。今臣軍適當下蔡寇捻之交。李兆受請進兵。

舒城願爲內應。宿州以南羣盜經苗沛霖勦撫有效。臣袁甲三卽可南下扼淮合力攻賊。

旨報可。於是勝保躬至清流關受降。兆受率其弟及頭目十餘人迎見。七月。

詔授勝保爲欽差大臣。專督安徽軍。袁甲三駐宿州。專討三省捻匪。九月。勝保攻天長。兆受內應獻城。遂克之。

詔改兆受名世忠。賞花翎參將。勝保裁其眾。留萬八千人。號豫勝營。月給餉鹽自贛以給軍。是時苗沛霖亦受節度。平懷遠諸圩。苗沛霖者安徽鳳台人。補縣學生員。陰鷙猜。

忌少負意氣。於儔類無所不凌侮。自粵捻興。鄉民行團練。法築圩自衛。率推豪右爲練總。賊至登陴守望。或助官軍擊賊。亦時與鄰圩爭雄長。相攻伐。沛霖居下蔡。爲練總。擊張洛刑有功。敘勞獲獎。益募兵徇旁圩。下之。有眾數萬。袁甲三勝保皆撫之用爲助。沛霖旣平懷遠諸捻圩。連營滄水。十二月。捻圍攻。沛霖擊走之。九年正月。江浦守賊薛三元款於總統張國樑。欽差大臣和春遣世忠受降。羣賊訶三元貳。急攻之。三元已下令薙髮。閉城待援。水師賴鎮海至。圍乃解。世忠率三元攻浦口。克之。沛霖據蒙城叛。勝保

遣使諭降沛霖反正時袁甲三罷

詔總兵傅振邦代領其軍振邦與沛霖共攻捻酋張隆鳳於鳳陽北斬擒頗眾四月張元龍以鳳陽府縣城詣勝保降因徇臨淮下之沛霖復與振邦攻肥水南諸叛圩皆破降之以功屢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沛霖雖膺監司弗冠服見地方官吏燕服談謔倨傲無禮使其下稱之先生示弗臣也六月陳玉成徇來安世忠出誘敵玉成襲城伏起敗之玉成攻滁州世忠自水口焚其糧賊潰七月玉成復圍來安世忠夜襲破之米糧器械運入滁城朱元興等復

破沙河集龍停口賊壘。滁州解圍。時勝保拒賊盱眙。巡撫翁同書由定遠移駐壽州。捻陷定遠。八月。江浦六合天長盱眙相繼陷。捻亦復踞鳳陽臨淮。八月。

詔起袁甲三爲漕運總督。甲三奏兩淮糜爛。請令曾國藩軍由光固前擊。

詔楚軍撥援。國藩與胡林翼方謀安慶。未遑北。勝保以母憂罷。十二月。沛霖從官軍復臨淮。十年正月。

詔勝保督河南軍。袁甲三爲欽差大臣專皖事。世忠進兵滁西。遙應官軍。甲三圍鳳陽。鄧正明以府城降。降捻張元

龍猶距縣城甲三誘出誅之遂復二城二月粵賊自全椒襲來安築壘城外爲持久計世忠遣朱元興自三界石壩赴援副都統全福馬隊先至乘夜擊之賊皆走進攻全椒賊目唐得華獻款克之

詔擢世忠總兵三月江南大營陷四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五月和州含山賊圍滁州世忠會全福擊走之

詔授世忠江南提督幫辦軍務自滁以西北屬五河皆其關鎮牧令不能治民皆設武夫權關稅收民田租稅自爲出納貲貨山積掠民女爲妾至數十人稍失意輒屠割之

世忠頭童。世呼李禿子。淮南北苦其蹂躪。言李禿子。則人憤怒。思啖其肉。時沛霖亦補川北兵備道。崛起淮潁。渦澮之間。所收圩寨。輒置長。秉其號令。弗隸於官。二人者。雄猜不相下。時相刼奪。吞并旁圩。自肥。自安慶北暨宿毫。南至和滁。粵捻交乘。苗李居閒反側。居民蕩析失業。田廬荒穢。鞠爲茂草矣。袁甲三屯懷遠。孤立無援。冀引湘軍自助。疏薦李續宜。用按察使擢安徽巡撫。又以賈臻。張學。醕。習。苗。事薦爲藩臬。藉游說聯沛霖。續宜新自湘來皖。常在桐城。爲多隆阿後援。不能至淮上。賈臻攝藩司。翁同書仍駐

壽州八月英吉利犯京師

詔勝保統勤王軍勝保請召外援及苗練

文宗諭同書徵其兵沛霖大喜設台北拜痛哭言夷變事
陰欲其下推戴眾愕視不敢言未幾撫議成止其行沛霖
見中原多故縱兵四出益掠民圩佔關卡甲三同書嚴檄
詰責不能制常輕騎往來壽州謁同書驕慢無狀同書以
溫言撫慰或諫曰沛霖叵測狙便擊之一武夫力耳同書
終慮其黨盛誅之且激變沛霖益橫遣黨徇壽六諸民圩
塞南道十月期壽州城紳練赴下蔡領旂後至者斬部郎

孫家泰縮防局弗應招沛霖率千人犯北門聲言索家泰
卽罷兵副將徐立壯偵苗黨伏城內搜殺七人沛霖忿移
兵擊所居宋家圩搜徐氏盡斬之掘其墳墓立壯亦忿白
同書誓以死禦苗逆同書令立壯會蒙時中扼兩河口十
一年正月庚寅朔沛霖水陸兵至兩河口將襲州城同書
遣總兵黃鳴鐸水師迎擊沛霖屯紀家台相持半月益增
黨圍北門張學醇爲之緩頰說同書曰沛霖尋仇孫氏非
叛也朝撤防兵暮卽退矣同書許之沛霖乘勢由菱角嘴
渡河焚掠百餘里通款廬州陳玉成給偽印稱奏王都司

王舟等率練赴援。屢挫之。沛霖退孫家祠。盡掘孫氏墓燬之。同書遣黃鳴鐸屯五里廟。總兵慶瑞尹善廷攻孫家祠。四月。同書卸撫篆。李續宜尙在湖北。

詔賈臻暫攝巡撫。慶瑞尹善廷等咸貳於沛霖。要城內米五千石送苗營。趣徐立壯出戰。立壯本苗營裨將。所部多粵捻舊黨。喜騷擾。士民憤怒。同書因案誅之。以謝沛霖。沛霖圍攻如故。時同書部將陳友勝屯正陽關。張學醵率苗黨潘樹屏等入關逐友勝。遂奪正陽。截官軍糧道。學醵偕總兵博崇武率五百人還壽州。殺立壯子姪七人。尹善廷

慶瑞受沛霖計。執家泰繫州獄。學酤將送苗營。家泰自殺。蒙時中不屈死。六月。黃鳴鐸罷壽春鎮。以博崇武代之。博崇武脅城內搜苗所指目者三十家。且要給苗眾錢。城內洶懼。復議死守。同書已居城外。黃鳴鐸朱景山等迎之入。城主守事。博崇武縋城遁。七月。博崇武慶瑞尹善廷等與苗練合攻城。同書督士民鏖戰。不勝。遣吉學盛朱淮森朱淮朋突圍赴壽南。檄王舟等夾擊。戰屢捷。當是時。欽撫言苗事者多持兩端。卒不敢公聲其罪。日夜盼湘軍至。湘軍不能分討。則言勝保可制沛霖。勝保在山東。檄才字和招。

賴霍各圩萬餘人。昇方謨勲馳援。謨勲名解圍。暗助賊掘濠十餘里。斷官軍餉道。城內人相食。斗米至十萬錢。

朝旨促甲三會。李世忠往討。八月。曾國荃克安慶。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廬江。楚軍聲威甚盛。賈臻奏請撥勁旅援壽州。或令湘將駐六安。三河尖。懾苗練。九月。袁甲三奏催李續宜來皖。

穆宗新卽位。尤嚮用湘軍。以續宜署鄂撫。未能行。

諭多隆阿。曾國荃分兵往援。以彭玉麐爲安徽巡撫。壬午。壽州陷。是日風雨晦冥。姦人乘夜內應。繫苗眾數百人登。

南城殺守將朱景山。北門守將黃鳴鐸馳至被擒。劫令具狀言壽州官紳句捻陷城。苗練克之。鳴鐸不從。因割其耳。以火燎鬚。送下蔡。其老母妻子皆遇害。守禦紳民及孫徐蒙諸族咸被戕。王舟憤極自殺。沛霖素弗冠戴。比入城冠綴珊瑚頂孔雀翎。拜同書曰。滿城皆賊。吾來救公耳。因脅知州任春和知縣張廷獻。公白同書。訴已不叛。同書佯諾入告。而密疏陳沛霖叛逆狀。十月。曾國藩官文遣湘將成大吉率馬步趨霍山六安。規壽州。沛霖遣黨徇河南。分擾光固陳州。復上書袁甲三求撫。賈臻亦屢言勝保至撫局。

可成。

詔曰。苗沛霖以乞撫爲緩兵計。賈臻一無展布。專待勝保南下。爲克盡厥職耶。曾國藩彭玉麟均有地方責。玉麟可統楚軍赴潁。阜扼北路。如苗練萬不可撫。卽與霍六楚軍進攻。約袁甲三李世忠夾擊殲之。十二月。國藩疏言。苗沛霖藉受撫之名。行謀叛之實。已數年矣。

朝廷假爵賞爲羈縻。彼卽竊威權以脅眾。帥臣以恩義相勸誘。彼卽挾詐術以要求。今長淮上游。霍邱壽州懷遠各城。三河尖正陽關各處。均被跼踞。且欲下窺臨淮。上吞潁。

州光固逆蹟昭彰。斷無再撫之理。惟沛霖羽翼已成。巢穴已固。南句粵逆。西通捻匪。一經進剿。羣凶之交必固。戰爭之日方長。楚師方勦髮逆。暫難同時並舉。俟攻克廬州。與袁甲三臨淮之軍聯爲一氣。方可併力勦苗。彭玉麐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鄂皖江面太遠。玉麐如離水營。陸路難收夾擊之效。水師實有挫失之虞。於是玉麐固辭皖撫。

詔國藩薦賢代之。國藩薦前雲貴總督張亮基。湖北巡撫李續宜。袁甲三亦薦續宜。乃移河南巡撫嚴澍森撫湖北。

還續宜安徽

同治元年正月，李世忠克江浦浦口，進攻橋林烏江賊壘，皆克之。二月，多隆阿進攻廬州，陳玉成乞援金陵，洪酋遣陳坤書黃文金援廬。自九洲洲北渡，三日夜不絕。世忠沿江三壘皆陷，上游上士灣羣賊渡江，集和州。曾國荃軍已至巢縣含山，進攻和州，克之。

朝議以金陵可乘，催世忠取九洲洲，期會楚師。世忠奏江浦浦口距九洲洲纔數里，必以八千人分守兩城，二千人守橋林，二千人扼小店烏江，請由江北糧台供餉，增調戰

船百數十隻赴浦口。

詔吳棠撥餉。又以楚師距世忠營纔四十里。

命世忠歸會國藩節制。時苗沛霖合粵捻賊犯潁州。冀解廬州圍。賈臻屢疏告急。成大吉蕭慶衍出固始援潁。沛霖懾楚軍威。遣使勝保求款。因釋黃鳴鐸。沛霖與張洛刑有隙。勝保令勦捻自效。且奏止楚軍。博崇武復言沛霖願助官軍援潁。三月。成大吉蔣凝學等軍進潁州。賊解圍南走。沛霖實未會兵。但令其下薙髮白甲三稱矢志殺賊而已。四月。多隆阿克廬州。陳玉成走壽州。沛霖誘獻勝保軍中。

語具規復安徽篇。五月，曾國荃進軍金陵，屯雨花臺。世忠偵大軍至，渡江，扼石埠橋，賊來爭，擊走之。七月，世忠攻九洲，不克，築壘與相持。袁甲三、陳世忠戰守狀，因乞病。詔李續宜爲欽差大臣，續宜因母喪固辭。唐訓方暫署巡撫，甲三仍留督師。

穆宗以世忠驕悍，甲三拊循數載，尙盡力爲我用。飭國藩續宜如甲三故事。國藩奏世忠初降，勝保留萬八千人，實數近三萬，近又招收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爲風氣。於長淮、五河、長江、新河口多設釐卡，所獲頗厚，又運鹽自

售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繩以法律。勢有所不能。且近來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釐鹽不加禁遏。請求亦不拒絕。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月餉。足以養彼之眾。乃能行吾之法。因催廣東釐金。

旨報可。閏八月。沛霖退居下蔡。獻壽州及正陽關。蔣凝學分兵駐守。蕭慶衍屯霍邱。成大吉毛有銘屯三河尖及固。

始王載駟屯六安皆續宜部將也。楚軍在淮西者聲勢相聯。沛霖益恐。勝保移師援陝。上疏督楚軍爲沛霖請隸於僧格林沁。時僧王追擒至夏邑。規圖亳屬。擒圩檄沛霖助勦。自效。沛霖因搆間之。僧王訶其姦。密陳沛霖狡獪難信。暫應駕馭。俾楚軍討擒無所撓。國藩亦言馭苗之法。在赦其罪而不資其力。於徵調則吝之。於釐卡則寬之。與待世忠畧同。

穆宗慮南北軍失和。兩慰解之。九月。世忠因病乞罷。

詔不許。李秀成自蘇。李世賢自浙。合援金陵。圖會國荃營。

世忠遣將率萬人渡江助官軍。國荃以援賊退，止其兵。賊北渡，攻九洲洲滁軍壘。卻之。十月，僧格林沁犄沛霖軍萬金，徵之勦擒。沛霖自勝保去，益自結於僧王。陰嗾其黨殺湘軍採樵者十二人，擄七人，上書僧王，請屏楚師，而以壽春鎮李璋守壽州。蔣凝學密白國藩。國藩因奏言：「湘軍屯壽州正陽，逼近苗練，若始終含忍，彼將以殺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之故技，施之楚軍。若聲罪致討，又恐礙僧格林沁撫局。今江北自和含巢廬上至舒桐潛太，正苦無兵調防。臣卽將楚軍移屯，由僧格林沁派兵駐壽州，疏旣發，適

金陵賊大舉犯皖。自九洑洲北渡。眾十餘萬。分掠浦口江浦。世忠滁營諸將與戰皆不利。西陷含山。巢和言者頗疑滁軍與賊通。世忠方自陳戰功。白國藩請獎卹。其實滁軍不耐戰。國藩爲辨其誣。給銀米以濟之。於是檄蔣凝學撤壽正防兵。分守潁州霍邱。蕭慶衍毛有銘移駐舒城。

朝議大駭。而沛霖揚言將赴陝。隨勝保。道路藉藉。以爲苗練反。勝保遂以此逮問。僧王見楚軍退。奏訴無他。袁甲三已解督師任。猶上疏力爭。勿撤壽正防。且言沛霖多方挑釁。既力詆曾國藩。豈其心服僧格林沁。今日既得志於楚。

師之去他日豈不能逆拒僧軍之來。

詔國藩與唐訓方撥兵屯守逾兩月楚軍不至沛霖亦未敢遽叛僧王討渦河捻圩至夏張橋誅其酋楊興太羣捻多降檄沛霖攻谷家圩沛霖因言粵賊擁出長江淮防又緊請示所嚮僧王責以專力勦捻鈴束練眾務農業江淮之防有督撫在蓋陰折其覬覦之心不使藉官號圖站踞也。

二年正月李世忠以勝保逮京白國藩奏納己官贖之。

嚴旨切責其部將楊玉珍盡錮西壩棧鹽置卡高良澗苛

歛商鹽軍民皆憤唐訓方遣其族叔李銜華諭阻弗聽上
疏論劾世忠壟斷自如沛霖之黨與世忠部下爭鹽船戰
於洪澤湖世忠遣將至高良淵助戰又慮沛霖侵其關卡
率兵北屯五河二月金陵賊北渡滁營之在九洲江浦
浦口橋林者皆陷世忠留五河不能救自請褫職離營國
藩密疏乞

恩

詔撤幫辦勇號免奪官仍令堅守滁州六合自沛霖就撫
陽稱散練歸農潛以所部匿渦河南北蠶食民圩增葺懷

遠城添黨守之。巡撫糧艘往來渦河。輒被遮留。僧格林沁已移師山東。沛霖乘閒煽脅諸圩。揚言僧王殺降。捻姜太淩爲不義。從之。且被誅。遂犯壽州。毀正陽關卡。掠民船。襲蚌埠。踞之。圍按察使馬新貽於蒙城。陷潁上。殺知縣濮煒。三月。鳳台知縣蔡鏐至下蔡說降。苗練害之。棄尸於河。沛霖增黨守正陽。令潘塏踞三河尖。攻六安。於是壽。潁。霍。邱。同時告警。而舒。六。粵賊充斥。轉相勾結。練黨號百萬。遣說世忠。以正陽懷遠。易五河。世忠申大義絕之。沛霖復合粵。捻。由六安犯定遠。鳳陽。僧格林沁方攻淄川。未下。

朝旨屢促討苗未卽行遣兵千人南援四月唐訓方令秦榮克蒙額援鳳陽羣賊併歸定遠歐陽勝美自廬州來援賊南走蔣凝學援壽州輕進失利退屯九里溝攻牛尾岡破其三壘國藩遣成大吉移屯三河尖周寬世移屯六安爲凝學聲援潁州知府英翰攻穆張蔡三圩下之是時楚軍克巢和含山粵賊南渡天長六合皆解嚴五月楚軍克浦口江浦國藩移蕭慶衍守之自是二浦不隸於世忠世忠誓守五河拒沛霖沛霖圍蒙城益急羣捻助之沿渦南北皆寇氛蒙亳聲息絕臨淮軍食亦匱唐訓方自食半菽

與士卒共

詔袁甲三募米陳州吳棠自清淮運糧濟之訓方訶淮南岸諸圩勒糧助賊而官軍飢困弗之顧遣張得勝劉明典擊之復遣克蒙額擊退定遠捻張得勝逼黑窰而軍普承堯等分屯下洪李家嘴以隔諸圩之通苗者適僧軍訥木津率馬隊至宿州訓方檄與英翰巡龍山雉河爲聲援國藩解銀二萬甲三於亳州太和募米千石濟軍臨淮賴以不亡六月苗練陷壽州知州毛維翼死之維翼守七十六日練兵纔五百掘城內野菜雜蔬充食將凝學以重金啗

人夜掉小舟運米麥入城約堅持數日待成大吉軍至而下蔡外委邱維城夜開城迎賊維翼巷戰歿

詔贈道員優卹將帥自曾國藩以下降罰有差沛霖遣黨西窺霍邱楚豫邊防戒嚴國藩乃檄蔣凝學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周寬世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成大吉屯三河尖毛有銘屯老廟集調何紹彩軍二千由甯國北渡道廬州以達臨淮徵彭楊水師由瓜洲入洪澤湖助勦唐訓方孤軍待援令馬新貽還臨淮以英翰代守蒙城蒙城被圍久軍民日食浮萍樹皮餓死者什二三七月沛霖自將二

萬人出黑窰抄臨淮後訓方益危困而水師將丁泗濱王吉率三板八十入淮吳棠遣黃開榜率百船繼進頗載米麥世忠亦遣千人出鳳陽西南沛霖夾淮增壘塞淮水絕我運道水師阻巨礮傷亡頗多弁將多焚船燒壘退保臨淮賊燄益張八月將軍都興阿自揚州遣軍二千以王萬清將之富明阿馬步二千繼進合援臨淮李世忠將五千人來會夾淮分屯南至定遠北至固鎮連營相望軍勢頗振沛霖見臨淮難拔併力攻蒙城守城練勇纔千人日夜幾望援軍時偕軍部將陳國瑞率三千人出徐州訓方奏

以蒙城一路專屬陳國瑞。淮北岸屬富明阿。與蒙軍聯。潁
壽一路專屬蔣凝學等。而淮南岸訓方自任之。陳國瑞者
驍捷敢戰。初隸黃開榜。已而入僧軍。以勇聞於山東河南。
直隸官僅總兵。軍民呼之陳大帥。所部頗騷擾。而猛銳爲
諸軍冠。捻苗皆憚之。旣至蒙城。頻破城北五圩。並附圩賊
壘數十。悉毀之。每戰輒自呼名懾賊。賊卽錯愕不敢擊。沛
霖先爲外壕自固。聞陳國瑞至。匿不出。憑壘發礮傷我軍。
蒙城守將遣人詣陳國瑞。訴糧匱久。旦夕且不保。陳國瑞
與英翰約期大舉。九月乙卯。陳國瑞乘雨越壕。身自督戰。

手刃退者。戰士呼聲動天。穿賊壘入。斬馘甚眾。賊以礮石環擲。我軍冒死弗退。亡三百人。傷五百人。猶未克。陳國瑞乃收軍營城外。庚午。富明阿至蒙城。李世忠增萬人循淮南岸。規下蔡。唐訓方分軍大小蚌埠。圖懷遠。富明阿以蒙城外無官軍壘。劾訓方。是時僧格林沁已定直東。則返旆南下。諸民圩聞王且至。爭反正。壽州鄉民田端書等聚二萬人。自稱助官殺賊。圍攻下蔡。燒沛霖糧台。獻捷於僧軍。十月。世忠平壽南二十六圩。克下蔡。乙未。陳國瑞大捷於蒙城東南門。且戰且築壘。絕賊糧道。富明阿分扼險地。相

犄角。僧軍翼長舒通額亦至。羣圩畏威。爭薙髮歸誠。唐訓
方合水陸軍圍蚌埠。其酋張士端求撫。獻蚌埠懷遠。庚子
訓方軍收懷遠。是夜陳國瑞等攻蒙城外壕。沛霖自巡濠
跳而顛。其黨自後擊殺之。割其頭送王萬清營。富明阿入
蒙城。捷聞。賞王萬清勇號。獎銀千兩。十一月甲辰朔。陳國
瑞部將康錦文。宋慶攜苗景開至壽州。羣賊開門降。李世
忠亦遣將至。殺守門將士五人。宋慶等因鬪殺朱元興。杜
宜魁。械繫蔣立功。乘勝收下蔡。毀平苗家老巢。悉捕諸苗
及沛霖妻子。送僧王營誅之。乙巳。蔣凝學成大吉。收額上。

丁未毛有銘收正陽關康錦文程文炳同入守之己酉凝
學移軍正陽未知賊已獻關守關者亦誤爲賊至隔河發
礮相擊有銘後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諸將爭功械鬪事
下國藩國藩以陳李部將械鬪殺傷相當世忠已領眾回
滁但誅苗景開即可完案正陽之事由兩軍不相聞非出
有心請免議於是諸客軍皆罷湘軍將分回皖南湖北羣
捻或誅或降以次底定

朝廷頗憂皖北民圩多飭唐訓方籌善後僧格林沁復請
於蒙亳適中地增設文武添防兵訓方奏移鳳台縣治於

下蔡置渦陽縣於雉河集而言者皆欲乘勢除世忠僧格
林沁請以世忠軍助攻金陵並責交城池鹽卡吳棠請揀
豫勝營精壯數千分隸會國藩唐訓方閒之楚師中觀習
營規國藩上議曰李世忠爲眾惡所歸蓋有二端一曰心
跡難測一曰專利擾民臣於元年九月接統其軍猶慮其
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僞忠王文書言力攻二浦以暢北伐
之路始知李世忠實無通賊之事至調勦以資其力臣竊
以爲不可蓋該提督尙無叛心而部眾斷無可用及其馳
檄討苗慷慨請行若自知不爲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

者卽壽州下蔡迭起爭端。蔣立功見執。朱元興杜宜魁見殺。李世忠仍復詞氣遜順。不似往年倔彊之態。若亦自知禍謫將至。但委婉以求苟全者。惟此次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實爲遠近所共聞。竊就前後論之。勝保納降之初。處置誠有未善。收留萬八千人。聽其盤踞數城。養成桀驁之氣。以爲天六滁來本羣賊出沒之區。一任李世忠納稅收釐。又奏令月給餉鹽。自捆自賣。風氣旣成。視爲固然。而不足怪。袁甲三與臣接統以來。亦不能籌發官餉。改絃更張。近則數縣之內。田荒民散。剝無可剝。淮河不通。鹽

利亦減。今歲勦苗。途次無米可買。他人處此。亦難免擾民。況世忠乎。臣愚以爲世忠勦苗甫畢。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有叛離之心。臣當令其遣散部眾。交還城池。退出釐卡。停給餉鹽。放還田里。保全末路。時僧王遣人至五河。偵世忠。世忠先有散部伍交城卡之議。羣疑稍釋。

二年正月癸卯朔。世忠狀白國藩。以所守滁州五河來安全椒天長六合等城。請派兵接防。其營勇或撤或調。攻江南。惟總督命水師船礮悉入官。國藩報曰。部眾悉散。大善。卽留用官不得過百。勇不得過二千。三月。世忠悉發已財。

及餘鹽積穀給其軍三萬餘人。人各給鹽包。或緡錢八九。將領白金數十。爲行貲。國藩令留三千人。以陳自明將之。號曰忠樸營。世忠捐修渦陽城錢十萬緡。修滁州學錢五萬緡。屯田牛種貲本銀七萬兩。助總督軍餉銀二十五萬九千兩。又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五河釐卡。巡撫委官經收。因乞病回籍葬親。國藩奏言李世忠當江淮大定之後。潔身引退。深明大義。該提督不萌貳志。臣久已亮之。至其不擁厚貲。力保令名。以詭譎好利之人。忽爲慷慨亡私之舉。則非臣意料所及。我

國家優待降將張國樑程學啟既備極

恩榮李世忠亦保全終始庶足廣

皇仁而招攜貳

詔嘉許之六月曾國荃克金陵餘寇走閩廣羣捻北趨江
表大定世忠常攜姬妾優伶往來吳楚

十年三月遊揚州陳國瑞亦客邗上世忠銜壽州爭門事
謬與相善日夜奏伎爲樂國瑞不爲備四月世忠突入國
瑞寓縛執舟中聲言國瑞前在天津與法郎西有釁將送
上海夷場國瑞從子呼救兩湖商船以鄉情應之者數千

人世忠大懼。乘小舟跳走。倉皇落水。其黨救之。獲免。曾國藩案其事。奏視世忠職。勒回籍。國瑞故總兵。降都司。吳楚閒多言世忠叛者。京士交章參劾。

詔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案驗。鶴年奏請誅之。穆宗以世忠貸死已久。不忍追究。既往下。曾國藩。國藩遣人至固始。偵世忠所居。則瓦廬草舍。相閒竹籬環水。無異農家。世忠以歲惡。用不給。開棚造紙。志在營利。謗始息。其後十年。世忠在安慶。代人索債。辱毆官幾死。巡撫裕祿案其罪。寘大辟。人人言世忠黨羽。眾將謀反。竟無驗。

王定安曰。自古異人豪傑。多產淮甸。而姦雄草竊。跨方州。拒朝命者。亦往往出淮蔡之間。其地勢使之然耶。唐時方鎮跋扈。中朝不加討。率以恩義聯之。恣其驕倨之性。卵育胎孳。至於凶獍不可馴伏。乃草薶而禽割之。原其始。未嘗不忌憚。後稍猖狂也。嗚呼。爲國家者。不得已而用撫。含詢隱忍。冀圖旦夕之安。豈計之得哉。觀苗李之事。吾於當事者有遺憾焉。

湘軍記卷七

東湖黃學濂校字

湘軍記卷八

東湖王定安撰

圍攻金陵上篇

嗚呼。自古興亡之運。曷嘗不關乎人事哉。原粵賊之初起。及其所以滅。固前後異軌矣。而官軍軼盛軼衰。不常其勝負。或長圍已成。而功敗於垂成。或遠征赴敵。而軍士內訌致潰。當其盛也。中外喁喁企望。謂大勛可翹足待。諸將恃功自喜。則以爲賊不足憂。賊伺其懈。擊之。倉皇散走。全師傾覆。大局亦隳矣。曾國藩之制兩江也。受命於顛沛之際。

覆亡之餘。遂巡審顧。躬躬焉。常若不能自保。曾國荃既克安慶。長驅東下。排眾議。逕駐雨花台。勝兵才二萬耳。國藩策城大兵單。止之而未能也。則欲倚多隆阿。鮑超百戰之師。合水軍助之。而多隆阿有事陝西。鮑超轉戰江西安徽。閒弗能至。賊覬官軍少。則糾蘇浙之眾數十萬。併力圖我國。藩憂惶。騰檄國荃退師。國荃益力持之。賊久攻不得逞。乃罷去。是時楊秀清韋昌輝先死。石達開西走。羣酋互猜貳。洪秀全益委任私人。諸洪因緣用事。植黨納賄。權分而勢愈渙。而國荃圍師增至五萬。聲勢日倍。賊餒日衰。滅矣。

夫以向榮張國樑之忠勇統兵八萬取江浙財賦供軍摧
堅陷險所向輒捷宜若可以無敵而國藩起儒臣持重畏
慎日夜憂前敵挫敗國荃懸軍深入兵未嘗加多糧未嘗
加裕硜硜以樸拙堅忍訓其軍士然而犁穴擒渠遂以廓
清區宇者將帥之能懼不能懼而事權一不一之故耳初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渡洞庭北走

文宗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爲欽差大臣馳防江皖值承平
久文吏不知兵建瀛雖雅負時望未諳軍旅倉卒募勇未
集先遣綠營三千出湖北黃州屯鄔穴自率松江營二千

數百溯江西上十二月武昌陷三年正月丙辰建瀛至龍
坪前軍遇賊潰翼長恩長戰死建瀛率潰師乘船過安慶
不得泊壬戌安慶陷建瀛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
梁山扼賊舟比賊至師船輒望風逃總兵陳勝元中礮死
建瀛退入金陵辛未賊薄城環城築壘二十四其船自新
洲大勝關迤邐至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攻城城外民
團伺擊賊幾敗守陴者開礮助之誤中團勇民駭散布政
使祁宿藻忿極嘔血死賊以礮夫穴地埋火藥二月乙酉
儀鳳門地雷發城崩賊千人驟登而穴內埋地雷二須臾

又發登者皆斃。官軍爭割耳獻功。他股已由三山門越城入外城。遂陷。提督福珠洪阿戰死。總督奔內城。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洲駐防男婦守內城。守兩日。內城亦陷。祥厚陸建瀛霍隆武皆遇害。城中官紳與駐防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賊勢張甚。中外洵懼。數千里外。居民皆撼搖遷徙。多築巖寨避匿。京朝官多託病棄官歸。僞天王洪秀全既得金陵。則以爲天下莫能敵。與羣酋謀所都。僞東王楊秀清曰。河南居天下中。古東京也。立都便。秀全以爲然。議留黨守金陵。自將由淮安北犯。有年老舟人呼曰。河

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秀清黷之。遂改金陵爲僞天京。毀總督署爲僞宮。立僞法十。號曰天條。凡拜邪神有禁。殺人害人有禁。不孝父母有禁。姦盜有禁。欺詐有禁。起貪心有禁。男女有別。夫婦不同宿。母子不得並言。出城不許擔挑。兵入民房者斬。所至設高座。說天條。謂之講道理。遣僞丞相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徇鎮江。揚州。陷之。先是武昌陷。兩廣總督徐廣縉逮問。

詔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內閣學士許乃釗副之。榮白湖

北躡賊而東。前鋒張國樑至九江。無舟濟師。索漕艇於南昌載之行。是月丙申。始達金陵。城陷已逾旬日。乃繞至朝陽門孝陵衛軍焉。庚子。攻城外土城克之。壬寅。榮軍營土城。城賊四五千來爭。壘弗就。甲辰。榮身自督戰。賊稍卻。我軍始逼城而營。而通濟門賊壘環立。榮分兵擊之。三月庚戌。破其三壘。乙卯。襲破七甕橋。丁巳。乘霧奪鍾山。辛酉夜。榮軍以噴筒火箭射城中。城賊大驚。楊秀清乘城拒守。覘朝陽門外賊隊。駭爲官軍。發礮擊之。殺數百人。羣賊皆夜譁。榮傍城築營十八。賊始懼不敢出。榮所駐號江南大營。

江南大營之名自此始。別將鄧紹良等屯鎮江以蔽蘇常。是時湘軍初起。江忠源最有名。

詔授湖北按察使。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忠源戰湖北不能至。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帥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至揚州。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號江北大營。漕運總督楊殿邦由淮安進防邵伯。兵潰遣戍。

詔福濟代之。時江蘇按察使查文經治黃河。駐清江浦。揚言京兵數十萬且至。檄州縣備馬料。賊疑愕不敢進。文經

權漕督率漕標徐州鎮兵屯茱萸灣。四月林鳳祥留曾立
昌守揚州。括揚城金帛婦女南入金陵。自率大股渡江。犯
皖北。曾立昌亦遣黨襲浦口。壬子犯六合。知縣溫紹原率
民團拒之龍池。夜賊營火。我軍縱擊。燔數千人。餘賊走金
陵。五月福濟至江北。查文經自茱萸灣移屯揚州南。閩浙
總督慧成率宣化兵至揚州。城圍遂合。適慧成子學士晉
康與副都御史雷以誠巡黃河。自請討賊。以誠募勇屯萬
福橋。扼揚州東南。賊覬襲下河殷富。欲道萬福橋犯之。以
誠屢擊屢勝。賊卒不得越橋而東。通泰十餘城賴以保全。

未幾勝保移師河南

詔授雷以誠刑部侍郎副琦善軍事辛未琦善雷以誠會
攻揚州巨礮所擊處城輒坍總兵雙來越壕先登賊以火
燒附城板道我軍登者不能驟下傷亡頗眾雙來折二齒
城竟不克六月丙戌鎮江賊與官軍戰北固山下賊伏起
縱火燔我營環城七營皆陷鄧紹良退守丹陽都司劉廷
鏌率潮勇斷後賊不敢逼劉廷鏌起商販勇而多智自上
海募勇投効軍鎮城南善以少擊眾故賊畏之戊子賊大
掠丹徒鎮常州戒嚴向榮檄總兵和春扼徒陽運河劉廷

鎮亦自鎮江至。賊不得南。延鎮復進軍偪城而壘。辛酉。江北軍造樓船攻揚州。不克。雙來陣亡。壬戌。瓜洲浦口賊合攻三汊河。侍衛都興阿擊走之。時北來新集諸軍皆駐揚州。餽餉不繼。雷以誠軍尤乏。始創釐金法於仙女鎮。釐金者。始於商旅。每城鎮通衢。集鄉人設會館。抽百貨之贏。儲之濟公用。率緡錢百分而算取一二。諸行省往往有之。以誠仿其意而增損之。坐賈酌一歲之中。月輸錢若干。曰板釐。行商則設卡榷之。與關稅同。曰活釐。取於民者甚輕。商不病而餉裕。東南將帥爭效法之。日增月益。卡益繁而榷

之益重。歲入過於丁漕數倍。及賊平。兵解。釐金遂成常例。數十年來。天下商賈稍困於征斂矣。八月。逮治前署兩江總督楊文定。京口副都統文藝。金陵之陷也。文定爲江蘇巡撫。自請守瓜洲。

詔兼署總督。及鎮江陷。文藝託言出城調兵。而文定虛張戰功。言率水師乘風進剿。且劾諸將失城罪。

文宗初。隱忍未加誅。至是。論罪皆譴戍。以許乃釗爲江蘇巡撫。廣匪作亂。攻陷上海。許乃釗自金陵往討。向榮分大營兵以虎嵩林爲大將。助之。十一月。向榮遣軍圍鎮江。楊

秀清移皖南賊進高淳湖窺東壩冀解鎮江圍榮遣提督
鄧紹良總兵德安扼東壩拒之秀清又以揚州圍急賴漢
英新自江西還領眾北渡合儀徵賊援揚州江北軍卻之
丁卯賊復由三汊河趨揚城戰甚力圍師多潰城賊曾立
昌突圍出與賴漢英合走瓜洲揚州復琦善以縱賊自請
奪官留營諸將斬戍有差十二月江南軍分兵援廬州以
和春將之江北軍復儀徵

四年二月江北軍擊賊瓜洲敗績總兵瞿騰龍戰死楊秀
清遣黨陷太平踞之自郡城結壘屬於江以達金陵賊舟

往來如織。皖南郡縣無完土矣。七月。向榮克高淳。先是許乃釗攻上海久不拔。

詔奪官。留向榮軍自贖。吉爾杭阿爲江蘇巡撫。榮復分江南軍助之。秀清偵大營兵薄。嗾蕪湖賊潛襲東壩。榮遣傅振邦福興迎拒水陽。大捷。乘勝徇高淳。復之。賊分股撲七寶橋。參將張國樑以少擊眾。屢卻之。閏七月。楊秀清以前謀未逞。密約鎮江賊出其東。太平賊出其西。與金陵城賊夾攻大營。向榮獲其謀者。先遣提督余萬清等東擊鎮江。賊於北固山甘露寺斬四百人。而以傅振邦張國樑西攻。

太平國樑首陷陣殺四五百人辛巳克太平榮自將據上方橋指搗諸軍壬午至乙酉楊秀清大出賊分犯我壘榮遣明安泰穆大本等逆擊敗之他股由雨花台洪武門犯七甕橋將軍蘇布通阿戰方利穆大本斜刺入賊隊斬其酋一人賊三路皆潰參將張騰蛟等搜城廂匿賊殲之羣賊收入金陵洪酋久困圍師糧不繼則揀婦女老醜者佯令城外刈麥旣出而閉之以減軍食其後復令配賊軍不從而死者數萬人是月琦善卒於揚州

詔江甯將軍託明阿爲欽差大臣統其軍未至瓜洲賊撲

我營陳金綬卻之十月江北軍攻浦口向榮分兵渡江與
託明阿會師癸卯李德麟等由金湯門外五道並進渡浮
橋搗其巢金陵賊飛檄來援戰方酣南軍師船已破浪至
衝擊走之於是大營自金陵迤東而南雨花台諸壘盡下
官軍逼南門而營賊不敢出通濟門矣

五年正月乙丑朔吉爾杭阿克上海移師圍鎮江二月壬
寅鎮江賊分黨踞高資夾江而陣前鋒擾及句容余萬清
虎嵩林往來拒戰壬戌向榮遣德安往助擊沈其船獲艖
艘七小艇百餘三月瓜洲賊合鎮江北固金山諸賊西犯

江浦託明阿設伏九洲旁江南軍伏七里洲賊至皆被
創焚賊舟三百餘託明阿自率師船沿江而西阻三山弗
得進三山者濱大江據金陵上游賊以重兵扼守庚寅向
榮遣吳全美李德麟率紅單船西攻三山陸師助之焚賊
舟甚夥獲拖呂快蟹二十五四月乙巳賊旁走江甯鎮被
擊敗退戊申吳全美等揮水師薄岸躍而登隄燒其木壘
哨樓乘勝上山燬賊營江面賊牌皆盡於是三山水路始
通六月張國樑敗賊蕪湖乘勝克太平留兵戍之七月江
南軍克蕪湖吳全美等水師進屯皖南邊賊久踞鎮江瓜

洲爲金陵犄角。巡撫吉爾杭阿與余萬清屯鎮江城外。余萬清者故湖南提督。守道州。賊至委去。論劾赴大營自贖。向榮令率萬人贊巡撫軍事。巡撫兵不滿萬。頗嫌余軍少。紀律不適用。而部將虎嵩林周兆熊胡世斌李若珠劉存厚等。新攻上海有功。顧兵少不敷戰守。乃增募將士。與余萬清各自爲軍。萬清屯城東京峴山。巡撫屯小華山。復於黃鵠山京畿嶺築壘置礮以瞰城。十一月。我軍掘地道成。火發。城坍十餘丈。官軍爭從穴道登。賊抵死拒我。城復堵合。遂乘間犯余萬清營。力戰卻之。時江北軍圍瓜洲已二

年賊壘橫江與鎮郡隔水相望帆檣往來絡繹聲言合股掠揚州北犯中原者屢矣託明阿患之乃募民貲築長圍於瓜洲北是月圍始成賊水陸來爭我軍拒卻之楊秀清聞瓜洲急遣黨往援而以悍寇自龍膊子窺我營向榮遣張國樑自仙鶴門甘家巷進攻遇賊大至國樑從後兜擊黑龍江馬隊抄其外賊返奔斬千數百人而他賊潛由東陽至棲霞街大肆焚掠國樑見火光馳騎救之賊不敢拒戰追之石埠橋至江而止未幾復敗之觀音門斬二千餘人餘賊遁入城知府溫紹原攻九洑洲克之九洑洲者居

金陵北岸。賊西窺安廬。東掠揚州瓜鎮。率由此進。時江北州縣多淪陷。惟六合獨存。知縣溫紹原以孤城懸賊中。百戰與相持。已擢知府。仍留六合權縣篆。乃遣部將秦懷揚。王家幹乘大霧襲九洑洲。越濠深入。賊覺而拒戰。我兵少。秦懷揚慮無後援。欲自裁。王家幹止之。取賊礮置膝上。實藥轟之。羣賊不知所爲。皆棄壘跳。九洑洲石壘皆克。其後因無守兵。復爲賊奪。十二月。安慶賊合無爲蕪湖賊東援。鎮江向榮遣紅單船邀擊。敗之神塘河。復敗之陶陽浦。

六年正月。瓜洲賊屢犯圍師。楊秀清遣黨赴之。副都統德

興阿敗之土橋復敗之虹橋尹家橋秀清益招皖賊數萬聚倉頭東援揚鎮余萬清虎嵩林戰不利向榮遣張國樑截之摧其中堅賊不能首尾顧遂敗二月鎮江賊渡江合瓜洲賊犯揚州時總兵周士法領浙艇泊焦山陳國泰領廣艇泊金山弗能禦楊秀清復自金陵撥大隊來助諸防軍皆潰託明阿退保北路三月戊午朔揚州陷知府世焜參將祥林戰死德興阿獨率馬隊衝突賊由萬福橋窺裏下河布政使文煜拒卻之事聞託明阿雷以誠陳金綬皆褫職

詔德興阿以都統銜充欽差大臣接統北軍少詹事翁同書副之庚午北軍復揚州賊走江浦分股掠浦口總兵武慶退保六合賊復尾攻之向榮遣張國樑北渡屯龍池賊自毛許墩焚掠而至國樑嚴陣以待既近縱擊之賊乃潰追之水家灣適溫紹原自六合來兩軍合攻復大捷賊退入浦口國樑會北軍馬隊敗之葛塘乙亥克浦口庚辰克江浦乙酉皖南賊陷甯國向榮遣軍援之巡撫吉爾杭阿圍鎮江久不得要領以攻堅不如斷糧令知府劉存厚進高資築三壘於煙墩山絕賊運道楊秀清患之遣悍賊數

萬出句容合鎮江賊趨高資圍劉存厚營知縣松壽鹽知事張翊國戰死諸將皆閉壁自保巡撫兵才數千或說曰賊爭運道其鋒不可當棄高資則鎮江賊喜得命必不我迫吉爾杭阿懽然曰吾受

國恩厚矣今一戰而勝賊糧絕則巢穴可覆勝於老師多矣遂馳騎入存厚營賊見巡撫至圍之數匝吉爾杭阿登高瞭賊中礮聲劉存厚欲翼其尸出不克血戰死之副都統綳閣已突圍出哭曰吾與吉公俱入何忍獨生投江殉焉向榮聞巡撫之急則遣張國樑馳救五月辛未戰於丁

卯橋勝之又勝之五峰口磨笄山諸將偵國樑至皆倚以爲壯余萬清等自徒陽運河李鴻勳自丹徒鎮福興等馬隊自京峴山與國樑會師國樑四面兜擊賊回走九華山遂乘夜襲破其營羣賊皆棄壘跳大軍躡之游擊張玉良亦捷於東陽甘家港於是援賊皆返金陵楊秀清復遣黨陷溧水向榮復分兵馳擊之當是時榮與國樑負重望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警報朝聞援師夕發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日不事攻戰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滅晝

夜謀所以覆之。軍士以餽餉乖時，忍飢赴敵，頗缺望。鎮江圍甫解，楊秀清乃議夾攻大營，密約鎮江賊自東而西，趨金陵，拊官軍背。城賊自西而東，與相應。溧水、金柱關等處之賊橫截旁山，而自率悍黨出通濟門，會紫金山賊撲七甕橋，向榮、張國樑、杜常勝終以爲賊不能撼我，併力截殺。賊稍卻，忽大營同時火起，守兵皆散。戰士倉卒亦潰。國樑獨以身翼榮突圍出，稍收散卒，由酃化鎮退守丹陽。諸軍復集，賊自後躡至，環城外築壘幾徧。榮憤懣成疾，頗困憊。六月，國樑與諸將謀曰：「賊以主帥病篤，又新勝必驕，我乘

其懈擊之。必大克。眾皆諾。乃遣張玉良、虎坤元率馬步先攻五里牌。燒其寨棚。渡河至黃莊橋。攻礮台。克之。秦如虎自定埠南渡截賊衝。虎嵩林、明安泰爲伏軍。國樑偕福興振大隊撲賊營。縱火鏖戰。大破之。遂奪和定橋。攻鳳凰岡。賊不戰而遁。追之黃土橋。斬數千人。丹陽城外賊壘悉平。國樑前已簡漳州鎮總兵。至是

賞提督銜。幫辦大營軍務。總統各軍。七月。榮病大漸。或勸退保蘇常。榮喟然曰。吾病不能進。何顏更南走。當死於此耳。乃以軍事付國樑曰。君才足辦賊。吾死何憾。但負

朝廷恩耳。遂薨。榮四川人。道光三十年赴廣西討賊。當時將帥多不知兵。榮以楊遇春舊部。習韜畧。海內仰望。所至倚爲長城。賊圍桂林。長沙武昌。榮輒躡至援之。及陷金陵。榮頓兵堅城者四年。日夜與賊鏖戰。常以餘力援上海。援鎮江。援江北皖南諸郡縣。其旁近邑若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往來奔命。及其卒。金陵諸酋舉觴相慶。蘇浙大恐。江左紳民悲思。請祀名宦祠。

文宗深惜之。賜卹賞世職。以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自廬州移丹陽領其軍。未至。兩江總督怡良兼權之。張國

櫟已擊破丹陽諸寇壘。則復圖進取。羣賊走金壇。遣虎嵩林渡河破之。八月。傳振邦克東壩。遂克高淳。攻溧水。國櫟自將克寶堰黃茅莊。進屯句容。賊之踞金陵也。洪秀全深居僞宮。日事淫佚。諸酋罕得見。軍事皆決於楊秀清。文報先白僞東王府。刑賞黜陟由之出。諸僞王如韋昌輝石達開雖同起草澤。比於偏裨。常令遠攻江西湖北。向榮新喪金陵。無圍師。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自立。脅秀全過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秀全不能堪。曰。弟稱萬歲。何以處兄。因召昌輝密圖之。昌輝新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

詬厲頗甚。昌輝恚亦欲殺秀清。一日秀清招飲。昌輝戒備以往。卽席刺之。洞胸。斃而食之。乃令於眾曰。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眾洵懼。閉城搜其黨殲焉。於時石達開在湖北洪山。黃玉崑在江西臨江。聞亂趣歸。達開頗誚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甯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秀全乃大恐。使使陰約秀清餘黨於城外。共攻僞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縛送金陵磔之。夷其族。傳首甯國。甘言召達開回。旣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僞政。秀全已誅楊韋二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

走安徽不復歸。以僞安王洪仁發僞福王洪仁達柄賊政。皆秀全兄弟也。於是始起諸僞王。畧盡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黃文金楊輔清。皆踵起封王。號爲驍悍。內事決之諸洪。秀全益荒淫恣肆。自詡爲天命不能亡矣。九月壬戌。張國樑奪近關橋。甲戌。敗賊吉利村。遂薄溧水。踰濠將登賊閒。襲其後。國樑回擊破之。石達開之還安徽。慮官軍蹈其隙。則堅約江西諸賊固守。勿得東。羣賊譁言。達開糾十萬眾。反趨金陵。攻洪酋。爲楊秀清復仇。謀者屢以告。而達開實無東意。曾國藩時在江西瑞州。

文宗慮石逆回江西圖佔踞飭國藩乘其勢渙先擊之且
預籌納降地十月國藩奏言石逆久居安慶爲巢穴江西
乃其新陷土地又復往來湖北其力可以自圖佔踞今與
洪韋內訌如洪韋勝而石逆敗則投誠自在意中若其勝
也彼方挾詭詐以馭眾假仁義以要民飛揚自恣豈肯投
誠臣曾檄諭九江賊目林啟容歸順又計調瑞州賊目賴
裕新赴下游均無成效假令石達開自知大勢之已去翩
然歸命則臣當令其立功贖罪獻城爲質能於安慶九江
瑞州臨江撫州吉安六城中獻出一二城則可信其真心

歸附

國初之施琅黃梧近日之張國樑成例具在若外稱歸義內懷叵測如阿睦爾撒納先降後叛之案幾至不可收拾臣不敢貪招撫之名弛防勦之責

文宗手詔嘉之十一月江北軍羅玉斌鞠殿華敗賊高旺七年正月張國樑敗賊句容二月江北軍富明阿敗賊瓜洲和春遣軍攻溧水擊援賊於鄔山大破之四月富明阿擊瓜洲賊敗之土橋鞠殿華敗之四里鋪五月江南軍周天培等克溧水閏五月張國樑克句容九月鎮江賊出甘

露寺犯官軍營。張國樑赴援鎮江。增壘扼高資。絕賊糧。賊亦扼運糧河北。築壘相拒。國樑遣將毀其礮台。自率親軍渡江。虎嵩林、李德麟、馮子材、水陸會攻。鏖戰六晝夜。克其壘二。沈戰艦十餘。十月。國樑連克賊壘十七。進圍鎮江。而金陵援賊四出。虎坤元等擊走之。城賊益困。十一月己丑。國樑分軍驟攻四門。潰垣入。遂克鎮江。賊酋吳如孝突圍遁金陵。餘賊走高資倉頭。我軍沿江追之。禽斬萬計。是日德興、阿克瓜洲南北岸捷書相望。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金陵矣。

八年二月和春令李若珠等渡河出黃泥庵攻秣陵關劉
季三馬德昭伏葛塘寺應之庚申克秣陵三月戊寅張國
樑進攻七甕橋殲賊數千李若珠開薄賊壘誘之洪酋開
西南門出大隊逆戰國樑若珠合兵截之圍其二門戴文
英會兵攻雨花台印子山復大破之諸將始偪金陵而軍
江南大營復振四月賊出雨花台犯圍師和春張國樑督
水陸軍敗之時石達開由江西入浙皖中賊事僞燕王秦
日綱僞英王陳玉成迭主之賊糾捻匪掠石橋薛家口窺
江浦爲金陵聲援江北軍拒之賊走滁和五月復踞來安

和春遣軍攻克之水師李德麟等攻繁昌吳全美等攻魯
港多所斬獲沿江漸靖城賊益憤出太平神策門犯大營
張玉良馮子材孔朝斌踴躍陷陣奪其大旗賊敗走自龍
膊子至莫愁湖尸相藉遂攻金川門毀城東北柵壘畧盡
六月江北軍鞠殿華敗賊全椒七月李德麟攻泥汊河口
毀之李若珠督水陸軍巡視上下要鍵賊益閉門嬰城守
於是和春張國樞定計築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
之鑿山越水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舳板聯爲
水營絕應援洪酋患之誠各門嚴守禦潛結壘於壽德州

悉銳出突長圍。張國樑乃令南北圍師分攻太平金川門。東西圍師擣雨花台。自七里洲至壽德洲。則令賴鎮海艇師擊破之。國樑策馬爲諸軍先。踰溝燒賊營。賊潰入城。當是時。金陵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威名聞天下。人人以爲大功可企足待。

文宗益倚重江南軍。石達開兵圍衢州。先已撥總兵周天受率南軍援浙。慮其資淺。復令和春督浙江軍。會和春病起。復丁憂。侍郎曾國藩代之。仍留和春江南。石達開已棄浙入閩。犯延建。和春復檄周天培分援浙兵三千餘出龍

泉赴之孤軍轉鬪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忍飢赴敵累月不能歸而皖賊陳玉成糾眾循江北而東八月會九洲洲賊越江浦攻浦口鞠殿華諸軍皆大挫和春令馮子材向奎渡江援之賊分兵綴南軍益力撲浦口軍心攜貳壬戌江北大營陷德興阿乘艇船走揚州於是江浦天長儀徵皆不守賊分黨犯六合九月陳玉成自攻揚州富明阿詹起綸戰西門不利乙亥賊攻破南門揚州復陷德興阿走邵伯扼北路分軍屯萬福橋扼東路賊焚掠西北山由黃珏橋窺邵伯德興阿日夜告援江南張國樑北渡援

揚州與賊戰東南門大破之賊出突北門國樑飛騎要擊當者披靡自夜嚮晨城不及掩丁亥克揚州戊子移攻儀徵克之賊圍六合亟溫紹原激同志誓死守而賊來日眾北軍旣潰外援絕紹原割衫嚙指草血書乞援勝保不至張國樑已克揚州則引兵救六合己丑擊賊陳板橋敗之賊聞張軍且至益穴地轟城庚寅城陷翼長溫紹原率妻子赴水死之紹原湖北江夏人少爲吏忼慨有大志賊起濱江郡縣無慮百數十城輒望風瓦解紹原權六合令居金陵北岸故無兵餉募貲練勇設守禦血戰六年屹然若

重鎮南北大營迭陷獨六合彈丸猶存積功至監司充北軍翼長猶守六合弗去至是竟與城殉江北士民痛哭野祭其忠烈艱苦世或方之唐張巡守睢陽云勝保遣軍攻天長捻酋李兆受內應克之時皖南賊氛甚熾和春遣江長貴禦之祁門青陽境敗之皖賊陷溧水知縣周觀銘戰死賊屯江藍鎮相犄角和春令張玉良出祿口渡河擊破之遂圍溧水諸將分伏近村防賊逸張國樑屯高古山待之十月己酉張玉良馮子材克溧水賊西奔伏軍殲之援賊攻高古山國樑開壁率數十騎怒馬陷陣羣賊辟易諸

軍繼進追至江甯鎮燬賊壘數十自小丹陽迄采石磯賊巢皆平十一月甯國賊犯水陽鎮至雁翅陡門和春遣戴文英等擊敗之

九年正月江南軍鄧紹良戰歿於宣城之灣沚和春遣鄭魁士繼之乙未復灣沚並復黃池江浦賊薛三元款於張國樑獻城自贖遣降人李世忠受之用其眾克浦口令周天培賴鎮海入守二月灣沚黃池賊北渡合皖北賊踞烏衣鎮眾七八萬九洑洲賊助之窺浦口江浦張國樑令李若珠由黃山迎勦自率大軍分三隊驅之截賊數段周天

培賴鎮海出城夾擊賊敗走三月國樑進攻九洲賊增壘浦口西北拒我國樑與周天培合攻三戰皆捷附洲諸壘皆毀之是時江北有警率自金陵渡兵往援德興阿師久無功和春疏劾罷之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七月遣李若珠攻六合張玉良攻天長多所斬禽而南岸水師吳全美攻魯港鴉山李德麟攻大通荻港亦屢勝援軍四出大營汎地益廣矣十月李若珠擊六合援賊敗績賊出紅山窯截其後圍之數重和春遣馮子材自東赴援復大挫若珠糧盡詹啟綸密探賊中隱語大呼而出若珠

從之。賊竟弗阻。乃收敗眾屯揚州西。賊乘勝圍浦口。張國樑撥兵援之。屢戰失利。浦口列營皆陷。周天培力戰死之。於是賊燄益張。東窺揚儀。西逼江浦。而南岸之賊亦窺溧水。諸軍觀望不敢戰。十一月。張國樑自將渡江。援江浦。克北山新卡。進攻城南北各壘。克之。復蹙之磨盤洲。陳家集。賊潛埋火藥於江浦對岸。火發自斃。官軍乘之。連克西北二十餘壘。溧水賊亦敗退。官軍復振。

十年正月。張國樑大舉攻浦口。沿江賊壘悉破。平之。遂進攻九洲。越重濠。火其穴。賊自相蹂。死者數千。乙亥。克九

泅洲國樑旋師金陵與和春定議招降解散賊黨於是壽
德州守賊秦禮國七里洲守賊謝茂廷相繼獻款約內應
二月戊戌國樑遣熊天喜由七里洲攻下關克之秦禮國
從壽德州內擊劉季三應之上關亦克拔出難民五千餘
人沿江諸賊棄壘守江東門江浦賊撲張玉良營國樑馳
救卻之是月皖南賊陷廣德州入浙之安吉杭州戒嚴浙
江巡撫羅遵殿乞援曾國藩時湘軍勁旅圍安慶不能至
詔和春兼督浙江軍提督張玉良總統諸軍援浙未至杭
州陷三月丁卯張玉良克杭州浙西賊還攻建平東壩益

以皖南北之眾其鋒慄急不可當乙酉建平陷東壩溧陽皆失守賊圍金壇窺常州兩江總督何桂清浙江巡撫王有齡檄馬德昭曾秉忠熊天喜劉成元分道赴援德昭秉忠進軍陽溧埠成元解金壇圍天喜偵廣德空虛進軍復之閏三月丙申米興朝復建平是時援浙兵不能遽返洪酋覘大營兵薄益促浙皖江北之賊十道並進麇集金陵我軍自長圍成將士頗驕自謂犁穴擒渠策勛有期和春念餽餉艱難議月餉三分而減一其一俟功竣補給士卒頗怨傳單相煽誘而存營銀尙數十萬兩眾口藉藉張國

柳憂之而不能爲謀。賊聞我軍攜貳先踞句容。斷我後。而糾黨日夜撲我營。國樑拒戰八晝夜。賊勢益增。軍心益渙。戊申雷雨大作。天酷寒。至夜各營火起。軍士潰散。和春倉卒聞變。退走丹陽。國樑方意如六年故事。亦退丹陽。圖再舉。於是溧陽宜興同陷。賊踵至丹陽。猶憚國樑威。稍從遠處築壘。步步進逼。已乃令黠賊間入大營。國樑出戰。自後狙擊之。創甚。猶血戰。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死之。國樑廣東高要人。少時聚徒攻劫爲豪率。已而幡然悔之。詣南甯鎮歸誠。向榮在廣西。賞其才。隸爲偏裨。每戰輒先陷陣。賊

聞名輒走。雖洪楊諸酋皆已憚之矣。及圍金陵八年。大小千百戰。所向無敵。其援濱江郡縣。至則克之。向榮和春皆倚之如左右手。中外皆頌其忠勇。軍興以來。降將戰績烜赫。國樑爲首。程學啟次之。始雖不逞。後皆效節。以令名終。嗚呼。可謂壯士也已。國樑旣歿。丹陽陷。和春笑圍保常州。賊躡之。和春收潰卒迎戰。受傷退。潁墅毒發。嘔血死。四月常州蘇州繼陷。巡撫徐有壬死之。總督何桂清逮問。

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是時國藩弟國荃領萬人圍安慶。駐集賢關。乃以皖事付之。而自將渡江謀進取。因奏言自

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皆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入北軍須從金陵入欲復金陵北岸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臣所部萬餘人已薄安慶城下若一撤動則各路防兵皆退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卽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

本臣以爲萬不可撤者也。臣奉

命權制兩江。必須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援。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剿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相聯。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與張芾周天受等軍相聯。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相聯。臣函商官文胡林翼先帶萬人起程。一面遣弁回湘募勇。須七月方能到齊。八月方能進剿。從前金陵大營。以蘇常爲根本。餉糈軍械源源接濟。今自皖南進兵。應以江西爲根本。臣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

楚三省之防待兵勇漸齊布置漸定然後與賊力戰所以保固江西兩湖者在此所以規復安徽三吳者亦在此目今賊燄方張人心大震但求立腳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

文宗嘉納之湖北巡撫胡林翼夙欲倚國藩定江南喜國藩得大用貽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甯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為隘矣以湖南湖北爲兵之根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

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摩把持恢廓宏遠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此平吳之先著已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並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甯猶完

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杭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孱弱。不覺其言之汗漫也。急脈緩受。大題小作。則恐或不濟。國藩壯其言。然其再出也。以持重和眾心爲本。有功輒以讓人。於權寵則辭之。包攬把持之說。雖遑之而弗能用也。獨鹽漕二事。採以入告。其言以淮揚裏下河產米多。足供京倉。如蘇常久陷。卽於裏下河辦米解京。鹽場大利所在。改爲就場征課。歲增銀百萬以外。或於鹽課中籌銀解京。胡林翼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古稱澤國。北淮南江。中有

洪澤邵伯寶應高郵諸湖連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若造戰船二三百號不特可保裏下河之米場竈之鹽兼可輔揚州陸軍使賊不得北犯輔臨淮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宜辦水師一矣賊守金陵以安慶廬州爲犄角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可通甯國之水陽江清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甚難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

於甯國另立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甯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庶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恢復此甯國。宜辦水師二矣。賊堅忍善守。官軍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今蘇州旣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攻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水師。浙江無事。於杭州造船。有警。宜於安吉孝豐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甯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此太湖宜辦水師三矣。臣於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

應辦之事義無可辭

詔允行之六月國藩移駐祁門八月

詔補兩江總督授爲欽差大臣是時論者皆謂國藩宜直
搗金陵急攻東壩分蘇州賊勢或云進規蘇常或云赴援
杭湖或以爲輕騎至淮揚則不制於寇而業已至祁門則
又以爲宜急據甯國當前敵國藩仍堅持前議力攻安慶
取建瓴之勢自是金陵無鬪師者二年十一年八月曾國
荃克安慶始經營東征明年五月國荃始圍金陵屯雨花
台語在下篇

王定安曰甚矣常勝之不可以恃也。軍興諸將鬪茸畏蒞。聞殺聲則驚走。及賊去。虛列戰功。大帥不加罪。又獎擢之者比比皆是。獨向公榮。張公國樑。當賊初起。號爲能戰。及建節東南。感激發舒。威聲濯濯。雖古韓岳無以過之。然恃其善戰。分師遠征。頓兵堅城。幾克而復失之。蓋克敵致果之功多。好謀能懼之心少。由斯言之。向張特戰將耳。非真知韜略者也。曾公國藩。敬慎儒緩。觀其奏疏。徬徨四顧。不急目前之效。宜若迂遠而闊於事情。然其堅定不搖。排眾議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學力勝也。曾公國基。

挈孤軍以當百萬之寇。兵力去向張遠甚。餉不時至。瘟疫盛行。其危阨較向張何啻倍蓰。徒以忠誠感召。敵盛而軍不驚。餉匱而士不變。此其所以勝也。庚申大營之潰。世多以訥和春。然月餉三分而減一。湘淮軍在在有之。其致敗豈盡以此哉。吾故曰。向張之亡。由輕舉遠征。非戰之罪也。故詳述其事。與湘軍參觀。知其得失之由焉。

湘軍記卷八

武昌范德培校字